

■特稿

# 清明，我的世界在下雨

□祝宝玉 文/图



似乎连同记忆也是潮湿的，沿着河堤向东缓行，细雨微风中夹着一丝寒凉。那是清明节的前两天，我从外地赶回家乡，去给祖父母扫墓。我是陪同父亲前去的，我欲给他撑着伞，他却执意不肯，从头顶拨开我的手。索性，我和他都顶着雨，任蒙蒙细雨润湿头发和衣服，雨滴儿凝结，沿着脸颊缕缕滑落。

那一年父亲六十有五，背脊微驼，皱纹横生，步履蹒跚。他一直秉性倔强，到老，也未曾有丝毫改变。一路，我和他都没有说话，这样的冷场在我和他之间一直存续了几十年。而今，我都有自己的儿子了，他疼爱自己的孙子，却对自己的儿子冷若冰霜。

祖父母的坟茔在河湾下的窝子里，同寝一穴，这是祖母的遗愿。父亲伏在坟上把杂草一根根拔掉，我用铁锹从附近铲来新土，把坟包平。纸烧过，炮鸣罢，我和父亲站在河湾下的一棵大柳树下，柳芽已经长出，嫩绿

的一片。父亲递给我一根烟，我平时是不抽烟的，父亲打着火机为我把香烟燃着。父子俩吐着烟圈，一言不语。

后来，还是父亲再接一根烟的时候才打破了彼此间的僵局，他说，这棵柳树是你爷栽的，真如老话说的那样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。我举首环顾这棵老树，在清风中柳枝乱抖，似飘忽不定的言语，琢磨不透它的心思。接着，父亲又絮叨起许多陈年的事情，都是我第一次听闻的，也恰在我能沉下心来愿意倾听别人心声的年龄。

从父亲那儿记下家族往事，好让那无甚社会价值但于我来说又十分宝贵的家史不至于隔断，这些片段，让我对那个清明节尤为记忆深刻。

至于我的祖父母在我心中的印象，多是模糊不清的。那时我只知道玩耍，而他们业已老迈，再后来，我外出学习，对他们的音讯更加渺茫。直到他们相继离

世，我才醒悟到我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人。每年清明我都要回去给他们扫墓，大概是出于良心的愧疚，补偿曾经的缺憾吧。

这两年去给祖父母扫墓时，父亲已经不能陪我了，但他都会嘱咐我，认真些，别马虎了事。我点头知道，我都奔四十的人了，他还是对我放心不下。

村庄在衰老，时光也悄然流逝，亲人们渐渐老去，乃至离去。人到中年的感悟愈加深刻，为人子，为人父，上下都要担当。但我又怕自己做不到，所以处处谨慎小心。我的儿子愿意陪我一同去扫墓，我便带上了他。我发觉，每一次扫墓之后，他都能“懂事”一些，比我苦口婆心的说教要益用大得多，我想一个人的成熟都应接受生命的教育，心智才能完备，道理愈加悟得明透。

清明，我的世界在下雨，这雨是春雨，是好雨，清静纯明，适合洗涤心灵。

■家庭相册

## 老婆不爱A4腰

□余平 文/图

继反手摸肚脐、锁骨放硬币之后，“A4腰”又一夜爆红，成为网络社交平台上的“爆款”话题，许多女星们组团举纸秀腰，一展好身材。老婆对此嗤之以鼻：“一味追求瘦本身就是审美能力不足的表现，网络上明星们跟风，那是搭车赚个眼球，普通人跟风，那就只能呵呵一笑了。”

老婆的话只代表她个人的观点，我发现这股细腰风在老婆身边的“闺蜜”中颇为流行，在我看来已经很瘦的小丽也进了健身房。不光很多女子希望练成“小腰精”，恐怕很多男人也希望自己的老婆有着纤细细腰。我委婉地对老婆说：“亲爱的，如果能接着你的A4腰去逛街，那我会感到多么幸福啊！”老婆眼一瞪说：“我才没



那个精力呢！”

这话让我失望，但也并不意外。老婆不会撒娇，不爱穿裙子，不爱穿高跟鞋，不爱化妆，素面朝天，能自己换饮水机水桶，自己换灯具，洗碗做饭麻利，真是女汉子的特征全都有。我有时抱怨，说老婆缺少女人味，不会发嗲。老婆说：“光靠女人味能过日子吗？日子是过出来的，不是嗲出来的。”

老婆的话有一定的道理，前两天家里的下水管道堵了，我想找人来疏通，一问价格，上门费、疏通费合起来要一百元。老婆不舍得，决定自己动手疏通管道，

我要过来帮忙，老婆把我推到一边说：“你加班忙了一整天，现在要做的的事情就是休息。”她借来疏通的电动工具，踩着污水就在卫生间里忙开了。老婆第一次用电动疏通工具疏通下水道，弯着腰摸索着方法，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管道疏通好了。老婆直起腰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如释重负地说：“这下好了，管道通了，还节省了一百元钱，就是累得我腰疼。”

我望着老婆的腰，略微有点粗，腰上隐隐有点赘肉，绝对不是什么纤细的A4腰，可在我看来，这才是我最喜欢的女人的腰。如果真的娶了像老婆闺蜜那样的女人，过上“我负责赚钱养家，她负责貌美如花”的日子，我还不见得受得了。宋朝文学家苏轼云：薄薄酒，胜茶汤；粗粗布，胜无裳；丑妻恶妾胜空房。我等凡夫俗子既不是国民老公，又不是高帅富，又还奢求什么？对于不爱A4腰的老婆，我这个平凡的男人能做到的唯有对老婆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爱。

■图片故事

## 我家的“豆腐西施”

□刘希 文/图



我的母亲，有一门打豆腐的好手艺，别人一斤干黄豆，只能打出两斤半的豆腐，她却居然能打出三斤有余，而且，做出来的豆腐，香嫩爽滑，不嫩不老。母亲和鲁迅笔下那个“细脚伶仃的圆规”很像，我因此戏称她为“豆腐西施”。

我们一家三兄妹，所有的学费及开销，都是母亲一手一手磨出来的。小时候做豆腐，是用很古老的石磨。将黄豆塞进石磨口里，加水用力转啊转，就成了豆汁，将豆汁烧开，用豆腐包过滤，用卤水点成豆腐，最后用石板压成形，一板板白白嫩嫩的豆腐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做豆腐是件很辛苦的事。母亲临睡前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将黄豆清洗干净，除去杂粒，放进一个大缸里。凌晨四点母亲准时起床，将泡好的黄豆放进石磨里磨。尽管母亲很是小心不弄出任何声响，但磨子吱吱嘎嘎的声音，和烧豆汁时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会时常惊扰我的梦。等我们6点半起床去上学，母亲的豆腐已经做好了。

做好的豆腐，要用箩筐担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卖。有时候卖不完，还得多转邻近的几个村子。

母亲到家时，往往已是黄昏。记忆里，母亲除了疲惫的面容，更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母亲的一次眼泪。

那天清早，母亲刚出门，箩筐的绳子突然断掉，两筐刚出炉的滚烫的豆腐，就倾倒在了母亲的脚上。她疼得“哇”地一声叫了出来，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。

那天，我刚好和母亲同路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哭得像个孩子，哽咽着，泣不成声。我搀扶起她，劝她说：“妈，以后会好的，等我考上大学了，我一定不让您这么辛苦了。”母亲怔怔地望着我，好半天，破涕为笑。母亲第一次那么早就回了家，还担着两筐沾了沙子的豆腐。母亲一路还唱起了她最爱的歌：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正是冬天，沾了沙子的豆腐，母亲仍旧舍不得倒掉，拌点小葱，成了我们那一个月餐桌上的主菜。

母亲常年疾病缠身，无人帮衬，母亲一个人扛着支撑这个家。泡豆、磨汁、滤渣、压形，无怨无悔。她还常常教导我们，做人，就要像豆腐，清白无瑕，一生清清白白，光明磊落。母亲也是这样做的，她的一生，其实就是豆腐的一生，泡、磨、熬、挤、压，历经人生的艰难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到现在儿孙争抢着膝下承欢、极尽孝道，母亲守得晚年最美的风景，好不快乐。

母亲的豆腐像人一生，清清白白，简简单单，但每一块，都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。

## 爷爷的“小棉袄”

□朱旭 文/图

好的营养品了，我们这些孩子是不敢奢望的。

爷爷的性格比较暴躁，时常向母亲发个无名火。母亲从不反驳，只有默默地忍受。爷爷一直跟我们生活，我从没见母亲跟爷爷红过脸。爷爷对母亲发脾气，邻居有时都看不惯了，就对母亲说：“现在是新社会，儿媳不向公公找茬儿就不错了。如果大叔再向你发火，你就跟他理论理论。”母亲道：“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，爷就是那脾性，不容易改的。爷向俺发几句牢骚，心中的郁闷情绪就可以排解出来，对他的健康有利。再说，他说上几句，俺也不少什么。”听到这里，邻居对母亲的大度竖起了大拇指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正当爷爷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，一场灾难向他袭来。爷爷得了偏瘫，吃喝拉撒全在床上。这可苦

了母亲，照顾爷爷的重担几乎全压在她身上，可她没有一句怨言。

一日三餐，母亲要把做好的饭菜一匙一匙地喂到他嘴里；母亲要接屎端尿，经常给爷爷擦澡，那种难闻的气味可想而知；母亲要给爷爷洗带着尿尿的衣服和床单，用蒲扇驱赶爷爷身边的蚊蝇；爷爷躺在床上八年多，身上连一个褥疮都没生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临终前，爷爷拉着母亲的手，喃喃地说：“真是让你受累了，谢谢你！如果有来生，俺还要让你做儿媳，到时候俺要好好报答你。”

爷爷面带着幸福的微笑闭上了双眼。一位大娘曾对我说：“你爷爷真是有福气，就是亲闺女也不见得伺候得这么好。你娘简直就是上苍赐给你爷爷的一个闺女。”

娘送走了爷爷，我们，接过了那一份该绵延悠长的孝心。



不管身边有没有外人，母亲总喊我爷爷为“爷”（方言，父亲之意）。一般说来，在我们这里儿媳称呼自己的公公为“孩子的爷爷”，大都不直接叫“爷”。不知情的外人见母亲这样亲热地喊着，还以为母亲是爷爷的亲闺女呢！

天还没有大亮，母亲就起床了。先把天井打扫干净，然后生火做饭。把水烧开后，母亲把一枚鸡蛋磕到碗里，用筷子搅匀，倒上开水，冲成蛋花，端到爷爷的床前，让爷爷趁热喝下。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，在农村，鸡蛋算是最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